

酒

概

酒概卷之四

震且醜民沈 沈困困父輯

海陵友弟

袁爾鬯太函父
沈復曾大復父 校

十七之功

楚莊王攻宋將軍子重諫曰夫厨肉臭而不可食樽
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
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

捕欲法之公曰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者傷人乃
皆賜酒赦之後與晉戰被圍有三百人馳晉君壁
力戰解圍乃食馬者報德

史記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惟一鍾蹇叔勸之曰
雖一米可投之於河而釀也投之河三軍皆醉

勾踐思刷會稽之恥欲士卒之致死力得酒則流之
於江與之同醉

陰鏗與賓友飲見行觴者授以酒炙衆笑之曰吾儕
終日飲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後鏗被

賊擒或救之獲免問之乃行觴者

梁書

孟佗以菖蒲酒一斛遺張讓卽拜佗涼州刺史子瞻
詩云將軍百戰竟不侯伯良一斛得涼州

王世充僭號謂羣臣曰朕萬機繁瑣所以輔朕和氣
者惟酒功耳宜封天祿大夫永賴醇德

蘇峻亂郡卒以小船載庾冰出逃峻賞募搜冰甚急
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吳
郡此中便是監司謂卒狂醉都不復疑卒自送過
江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問其所願曰出自廝下

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
餘年畢矣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常有百斛

酒終其身

世說

王莽時有呂母者子爲小吏犯微罪令枉殺之母家
素豐財多釀酒少年來沽必倍售之終歲多不取
其直久之家消乏諸年少議償之母泣曰所以辱
諸公以令不道枉殺吾子托君復仇耳豈望報乎
少年義之相聚誅令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歿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

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

莊子

河間獻王經術通明衆儒皆歸武帝問以五策獻王
輒對無窮武帝艷然謂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
里王勉之王知其意歸卽縱酒聽樂因以令終
昔有三人清晨犯霜露而行空腹者死食粥者病飲
酒者無恙明酒能禦寒邪過於穀氣矣

十八之德

九五需於酒食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易

君子之飲酒也受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

也三爵油油以退

玉藻

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詩經

飲酒孔加維其令儀

詩

又飲酒溫克克勝也言雖醉

猶溫恭自持以勝也

孔子不爲酒困

惟酒無量不及亂

陳公完奔齊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

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

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左傳

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漁父曰衆人皆醉何不哺

其糟而飲其醱

楚辭

袁紹辟鄭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杯而温

克之容終日無怠

高士傳

邴原性素能飲及出遊學潁川汝南諸郡見師友一滴不向口臨歸衆以原不飲酒會市米肉遺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怠廢學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乎於是飲酒終日不醉

邴原別傳

劉恢云見何次道飲酒令人欲傾家釀以充飲酒温

克故

王瞻爲吏部尚書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開朗

不廢簿領

梁書

魏肇稱徐君房情隨年少酒因境多

孔頴爲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澆明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

二十九日醒

宋書

劉寬引見帝令講經寬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曰不敢醉任大責重憂心如醉

史

昔之飲酒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
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程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
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逖而爲密者
今則異是舍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
非金石而和去糺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
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

柳文

東坡云梅二聖俞長身秀眉大耳紅頰飲酒過百觥
輒正坐高拱此其醉時已

外紀

王岐公在翰林中秋有月上命對設二位召來賜酒

公奏無君臣對坐禮乞正其席上云天下無事月
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正席則
外廷賜宴正欲畧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
再拜就坐

裴粲爲中書令帝出洛濱粲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
海入朝暫竊神器爾曰卿戒之以酒今欲我飲何
粲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
臣是以敢獻微誠帝爲之飲

後魏書

晉孝武與虞嘯父飲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之嘯父

對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
帝美之勅疏取語

十九之戒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
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
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

樂記

儀狄善作酒進之禹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
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

戰國策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

未或不忘

禹訓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

天命不又

小宛

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
匪由勿語由醉之庸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

又

賓之
初筵

萍氏掌謹酒幾酒

周官

謹酒謂使人節飲幾酒謂壽

察沽酒過多

桓公飲管仲酒仲棄其半公曰禮乎曰臣聞酒入者

出舌出言失言失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公大

笑曰仲父就坐

管子

桓公與管仲飲掘新井而祭焉十日齋戒召管仲至
公執觴尊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以飲
仲父以爲免於罪矣對曰吾聞湛於樂者洽於憂
厚於味者薄於行

管子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醉而矜優真曰昔紂飲酒
七日七夜不醉若勉之則及矣襄子曰吾幾不亡
乎對曰紂遇周武所以亡今天下盡紂何遽亡然

亦危矣

說苑

齊威王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烏能飲一石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褫鞞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

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眊不禁
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
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
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
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
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
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史記

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令人以水洒羣臣曰
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

出外車上坐權呼昭還曰共爲樂耳公何作異對
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不以爲過
也權嘿然

吳志

晉元帝渡江以酒廢事王導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

帝命引觴覆之遂絕

晉書

王忱嗜酒醉輒累旬范泰每諫酒旣傷生所宜深誠
言甚切忱嗟嘆良久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
郭璞寄情多適不持儀檢形質積索縱情嫚惰時有
醉飽之失友人于令升戒曰此伐性之斧也璞曰

吾所受有分恒恐用之不盡豈酒色能害乎

祖台州與王荊州書古人以酒爲戒願君屏爵棄卮
焚壘毀榼亟儀狄於羽山放杜康於三危古人重
離別必有贈言僕豈能已乎

陶侃飲酒有限殷浩更勸少進侃曰年少時有酒失
慈母見約故不敢過

晉書

劉玄明示傳翽曰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
此第一策也

高允被勅論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

之後魏書

蔡邕酒尊銘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德將無醉迥則
荒沈盈而不冲古人所箴尚鑒茲器茂勗厥心

孔明戒子書曰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
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

致於亂

尺牘清裁

中宗與幸臣貴戚內宴酒酣遍唱迴波喧雜失禮次
至諫議李景伯歌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
規禮飲共合三爵君臣雜亂非宜席爲之散

唐書

安祿山寵眷既深人多疾惡帝恐其遇毒賜祿山以金牌繫臂每王公勸飲則示金牌准勅斷酒

衛元規醉失欲從此囚酒星於天獄焚醉日於秦坑
楊子拒妻劉懿公女也字恭璞貞勲達禮有四男二
女拒云教遵閨門動有法則長子元琮常出飲酒
還舍母不見十日因諸弟謝過乃數責之曰夫飲
酒有不至酒者禮也汝乃沈荒慢而無敬自倡敗

首何以帥先諸弟也

益部傳

蔡文忠公倅濟州日至醉買存道以詩諷曰聖君寵

重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
如成病悔何追自是終身未嘗至醉

劉乙常乘醉與人爭妓既醒慚悔集書籍凡因酒致
失賈禍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誓不飲酒
釋氏之教尤以酒爲戒故西方律云飲酒有十過失
一顏色惡二少力三眼不明四見嗔相五壞田業
資生六增疾病七益鬪訟八惡名流布九智慧減
少十身壞命終墮諸惡道

二十之亂

夫酒酌於杯注於腸則善惡喜怒反矣禍福得失岐
矣性昏志亂膽喪身狂平日不敢爲者爲之言騰
烟焰事墮穽機豈賢人君子乎故曰禍泉

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書經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易經

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

史記

紂爲長夜之飲而失其日問於百官百官皆莫能知
問箕子箕子曰國君而失其日則國危矣國人不
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說苑

子產之兄曰公孫朝聚酒千鍾積麴成封糟漿之氣
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
之悔吝雖水火兵刃交於前不知也列子冲虛經
言子產兄穆其室荒於酒同是

楚共王與晉師戰於鄆而敗將召大司馬子反謀子
反醉不能見王嘆曰天敗我也乃班師而戮子反
鄭良宵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鄭
人殺之左傳

漢武帝自以爲功大更廣秦之酒池肉林以賜羌胡

而酒可浮舟

三輔
決錄

周僕射與朝士詣尚書紀瞻宅紀有愛妾能爲新聲
周於衆中欲通之露其醜穢爲憲司所劾

阮籍嗜酒荒放裸袒箕踞阮瞻王澄謝鯤胡母輔之
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
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達次者名之爲通
晉惠帝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之飲對弄婢
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

五行
志

阮孚爲散騎常侍終日酣縱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

心頻以金貂換酒爲有司所糾

三十國春秋

謝超宗恃才使酒多所凌忽醉後應對忤旨落職
謝長史庾左丞旣免二人志意相得肆情誕縱或乘
露車歷遊郊野旣醉相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

阮仲容醉後騎馬欹傾觀者皆指而笑曰此老子騎
馬似乘船行波浪中

孫權召顧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爲選曹尚書見
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懽譚醉三起舞舞又不止
雍內怒之明日召譚呵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

臣下以恭謹爲節何有舞不復止雖爲酒後亦由
恃恩損吾家者必汝也

齊申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
門者別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
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別跪走退夷射
去別跪因捐水郎門甃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
而呵之曰誰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
日申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

趙簡子使太子毋卹從智伯伐鄭智伯醉以酒灌擊

母卹 史記

孫權嘗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乃起坐
權手劍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
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髮坐床箕踞
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吊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吊
主人哭客乃為禮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
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

石崇每宴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

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
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
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
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唐玄宗欲造樂府新詞召李白白以醉臥酒肆召入
以水灑面卽信筆成十餘章上嘉之常沈醉殿上

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

李白傳

李太白醉中捉月江上沈采石磯而歿

汝陽王璣嘗於明皇前醉不能下殿上命掖出之璣

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

洛陽令郭珍裸袒呼進酒侍婢約數十人

阮宣以拳歐吳衍背曰恐斷杯中物耶

山公謂稽中散醉倒傀俄若玉山之將頽

顏延之醉後甚可畏使何尚之望見便佯臥

毛炳嘗醉臥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訶之曰醉

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母撓予睡

南唐書

周伯仁正有姊喪常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

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語林

玄寂受業昇元寺保大中詔講法華經授左街僧錄
內供奉講經論明教大師賜紫玄寂跌宕日沈醉
數扞文罔有司以其才也貫之後主召入問華嚴
經玄寂口疏梵行品齋金幣甚厚卽以送酒家日
狂飲大醉則十數小兒隨之玄寂且行且歌曰酒
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
陵谷與羣兒互相應和旁若無人竟落職出居長
干寺常與狂生籍地酣飲醉歿於石子岡

江寧志

胡母彥國子謙之醉與父語常呼父字彥國亦不恠

一日窺彥國厲聲曰彥國老年不得爲爾將令我
屍背東壁彥國遂呼入與共飲酒

胡綜醉後推引杯觴搏擊左右

馬武酒醉面折同列無所避忌

劉斐以針剗客驗其醉醒

張易領通倖之職刺史朱匡業使酒陵人無敢犯者
易赴其宴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
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
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鬼竅暗啞自如俄引去

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
衡陽王義季素嗜酒畧少醒日文帝詰責曰將軍蘇
微醺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
之

宋書

隋牛弼尚書弘之弟好酒而酣嘗醉射殺弘駕車牛
傳奕以醉歿親故咸驚駭

時苗令壽春日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
嗜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
曰酒徒蔣濟豎之墻下旦夕射之

北齊高祖嘗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樂武尉斛斯謏樂
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
無取次上曰豐樂不諂是好人

判節判單天粹性耽酒日延親朋強以巨觥多致
狼狽時戲語曰單家開酒筵乃是觥籌獄

飲流謂睡者爲狂花日睡者爲病葉

醉鄉日月

宋業爲宣州刺史好酒凌人性復威厲飲後恣意斬
決無復諫者惟其妻鍾氏能制之寒慙
而止

羊侃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
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命
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

饒德操癡於醉者也登屋痛哭達旦乃止

檀長卿醉作沐猴舞與狗鬪爲樂

張麟一醉六日嚙柱幾半

醉錄

黃門郎司馬消難嘗過高季式與之飲留宿重門並

閉取車輪括消難頸又自以一輪括頸

北齊書

本草云酒味甘辛大熱有毒主行藥勢殺百蟲惡毒

當大寒凝凍惟酒不冰明其性勢獨冠羣物飲之令人神昏體敝是其毒也

酒能勝寒邪通和諸氣苟過則成疾傳曰惟酒可以忘憂無如病何

後世人多夭促蓋由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其爲害如此凡酒氣獨勝而穀氣劣脾不能化則發於四肢而爲尸厥甚則爲酒醉而風入之爲漏風凡人醉臥黍釀中必成癩醉而飲茶必發膀胱氣食鹽多則成消渴

內經

二十一之令

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後世浮波酒令之始也

酒令始於投壺之禮雖其制皆不同而勝者不飲不勝者飲則一

皇甫嵩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擲自出手六人依彩飲焉堂印本彩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彩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

漢法酒令云漢法酒立官十曰丞相曰御史大夫曰

列卿曰京兆尹曰丞相司直曰司隸校尉曰侍中
曰中書令曰酒泉太守曰協律都尉拜司隸校尉
者持節職舉劾劾及中書令酒泉太守者令太守
以佞幸溷淫卽得罪劾及侍中則司隸去節劾及
京兆尹則上凌其才事留中不下皆別舉劾丞相
司直則劾之劾列卿則自訟述辯之罪其不直者
劾丞相御史大夫者亦聽須先謁而後劾丞相御
史亦得罪丞相得罪則中書令酒泉太守皆望風
自劾御史得罪則惟酒泉太守自劾司隸以下不

畏強禦後若有罪以罰贖論若泛劾而及丞相御史者罪司隸劾及中書令者事雖留中酒泉太守亦自劾劾及中書令者侍中自劾諸卿自劾得罪者皆降平原督郵協律都尉歌以餞之劾及協律者下之蠶室絃歌詩爲新聲而求幸又書其後云古酒令也戲用漢制爲之集者止九人則缺京兆尹止八人則缺侍中止七人則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止六人則缺司直當飲者皆卽飲之或未舉飲者亦可計集者之數以爲除官之類每當飲者

予一算除官既周視其算以爲飲齊三算者卽飲之二算者與其算等者飲之一算則留以須後律令載所不及者比附從事云

柳子厚序飲云置酒溪石上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湫不止於坵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廻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客有婁生圖南者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

河東先生集

歐陽修作九射格其說云九射爲一大侯而寓以八

侯熊當中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鴈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探籌之法一物必爲三籌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也凡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射灼然皆置熊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宜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旣飲醕則斂籌而復探之

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道舒長駟波卷白連
喝采成盧盤卷白波鞍馬皆當時酒令又詩籌插
紅螺椀觥飛白玉卮打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遲碧
籌攢米椀紅袖拂骰盆

陳述古作酒令云每用紙帖子一書司舉二書秘閣
三書隱君子餘書士令在坐默探之得司舉則司
貢舉得秘閣則助司舉搜尋隱君子進於朝搜不
得司舉并秘閣自罰酒後有增置新格聘使館主
各一員若聘出君子則二人伴飲二人直候隱君

子出卽時自陳不待尋問隱君子未出不得先言
違此二條各倍罰酒秘閣雖同搜尋隱君子或司
舉不用其言而不得爭權或偶失之不得以司舉
不用已言而辭同罰也司舉秘閣旣探得卽各明
言之不待發問如違失罰一觴司舉秘閣止得三
搜客滿二十人五搜餘人探得帖子並默然若妄
先傳罰巨觥

古二十人飲一人爲明府每一明府管骰子一隻酒
鈎一隻此皆觥錄事分配之承命者法不得拒凡

主人之右主酒者申明府得以糾諸明府之罪夫
酒懦爲曠官謂冷也酒猛爲苛政謂熱也若明府
貪務承命猛酌席人遂使請告公喧黷撓錄事明
府之辜暴於四座矣

請告謂席人酒
熱請撓淘之類

又舉有飲材者一人爲律錄事凡寵臺以白金爲之
其中實以籌二十旂一燾一旂所以指巡也燾所
以指令也籌所以指犯也始賓主就坐律錄事取
一籌以旂與燾偕立於席中餘置噐右手執爵左
請骰子命受之復告之曰祈添骰子令乃傳其筮

於律錄事告於四席曰某營添骰子令然縷宣之
錄事之合也必合其思於席人所謂巧宣也席人
有犯卽下籌犯者執爵請罪輒曰一爵法未當言
犯者不退請并下三籌後告其狀讞不當理則支
其籌以飲焉席人判錄亦如之

凡言合爲徒以言笑勸衆暴慢無節或疊疊起坐或
附耳囁語律錄事以大戶繩之有犯者輒投其旂
於前曰某犯觥令犯者諾而收執之拱曰知罪明
府餉其觥而斟焉犯者引觥左執旂附於胸飲訖

無墮酒稽首以旂歸於舫主曰不敢滴漉後舫於位後犯者促以燾疊犯者旂燾俱舞舫籌盡有犯者不問

虞氏設樂飲酒擊博樓上其齒以牙飾以箭長五寸其數六刻一頭作鶴形俗謂之六鶴齊飛宋齊以降多以檇蒲頭戰酒骰子之制亦六鶴檇蒲之變也

梁王魏帝金谷蘭亭皆於遊燕之際以吟詩作賦不成者罰酒

宋黃鑄以詩百首爲籌使探得者隨文勸酒

元曹紹著安雅堂酒令一百紙拈者據文行酒以完
爲率

有以文字首末相聯謂之粘頭續尾令

五代王章史肇之燕有手勢令

有輔醉仙爲偶人轉之以指席者

有旗旛令閃壓令拋打令流杯令總數令

有密書一字使誦詩句以抵之者

有三字韻同者高敖曹田延年劉幽求之類

有添減字者臺字去吉增點成室居字去古增點成
戶之類

有二字藏三字者火炎崑岡山出器車之類

有打葉子卽今之紙牌酒令

有刻木爲鱉魚之屬沈水中釣之以行勸罰凡四十
類

有採珠局凡三十餘類

有投臥甕人格以畢卓稽康劉伶阮孚阮籍顏回屈

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白居易爲目

李廷中撰

有頭是曲名尾是二十八宿四箇字不閒東坡曰黃
鶯兒撲蝴蝶不着虛張尾翼佛印曰二郎神遶佛
閣想是鬼奎危婁

有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令一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
有同人一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濟既濟東坡云
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蓋爲荆公
發也

有二字重說下用一詩句協韻以狀其意閑似忙蝴
蝶雙雙過短牆忙似閒白鷺饑時立小灘來似

去潮翻巨浪還西注去似來躍馬翻身射箭回
動似靜萬頃碧潭澄寶鏡靜似動長橋影逐秋波
送 難似易少年一舉登高第易似難執手臨岐
話別間 悲似樂送葬之家喧鼓樂樂似悲送女
之家日日啼 有似無仙子乘風遊太虛無似有
掬水分明月在手 貧似富稍子滿船金玉渡富
似貧戀戀綈袍有故人 重似輕萬斛雲帆一霎
綈袍似重柳絮紛紛鋪畫棟

有要一物不喚自來下用兩句詩令東坡方燕佛印

月素適從外來撥坐坡出令云酒既清敝又馨不
喚自來是青蠅不識人嫌生處惡撞來筵上敢營
營佛印云夜向明睡思濃不喚自來是蚊蟲吃人
嘴臉生來慣楊腹貪圖一飽克月素將自身還令
云綺席張日將暮不喚自來是月素紅裙一醉又
何妨未飲便論文與字

有雙關令鈕麕觸槐歿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
山下之灰 夏禹見雨下使李牧送木屐與蕭何
蕭何道何消田單定墾田使貢禹送禹貢與李德

李德云得履 寺裏餵牛僧 茹草觀中煮菜道供
柴 上山採黃芩下山逢着老翁吟 老翁吟云白
頭搔更短 渾欲不勝簪 上山採交藤下山逢着醉
胡僧醉胡僧云何年飲着聲聞酒直到而今醉不
醒

有客使高麗以一僧伴宴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
良曰涼傘羽曰雨傘使云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
油葫蘆錯曰醋葫蘆

有前用一曲名後用一句詩令 賈平章曰我有一局

棋寄與洞中仙洞中仙不受云自出洞來無敵手
得饒人處且饒人馬廷鸞曰我有一魚竿寄與漁
家傲漁家傲不受云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
月明歸江萬里曰我有一犁鋤寄與使牛子使牛
子不受云且存方寸地種與子孫耕蓋譏似道也
有子路令云子路百里負米不知熟米糙米若是熟
米子路不對若是糙米子路請禱一人云子路宿
於石門不知開門閉門若是開門由也升堂矣若
是閉門子路拱而立

二十二之文

李白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中央。
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
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
宗之瀟洒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綉佛前。
醉中往往夢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
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
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
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

楊雄酒賦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
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纒繳自用如
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籍
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內是言
之酒何過乎

鄒陽酒賦

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駮皆翹湑丘

之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金未啓嗟同物而異
味歎殊才而共侍流光醪醲甘滋泥泥醲醲既成綠
瓷既啓且筐且漉載簪載齊庶民以爲以爲子以爲
禮其品類則沙洛淥鄴程鄉若下高公之清關中白
薄清渚紫停凝醲醇耐千日一醒哲王臨國綽矣多
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綃綺爲
席犀璫爲鎮曳長裙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
而卽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座之士皆
若哺梁焉乃縱酒作倡傾盃覆觴右曰官申旁亦徵

揚樂只之深不狂於是錫名餌祛夕醉遣朝醒吾君
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光

陳王曹植酒賦

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
號於天辰穆生失禮而辭楚侯羸感爵而輕身其味
有宜城醪醴蒼梧縹清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
雲沸川涌或素蟻如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翱翔將
承歡以接意會陵雲之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
是飲者並醉從橫謹譁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或

頻願辭觴或奮爵橫飛或歎驪駒既駕或稱朝露未
晞于斯時也質者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窶者忘
貧於是矯俗先生聞之而嘆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
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觴酌流情縱佚先生
所禁君子所斤

王粲酒賦

帝女儀狄旨酒是獻苾芬享祀人神式宴辯其五齊
節其三事醜沈盜泛清濁各異章文德于廟堂協武
義于三軍致子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

惟好贊交往之主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
賤功業而敗事毀名行以取誣遺大耻於載籍滿簡
帛而見書孰不飲而羅茲罔非酒而惟事者在公且
極茲話言濡首屢舞談易作難大禹所忌文王是艱

張載鄰酒賦

惟聖賢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識亦應
天而順民擬酒旗於玄象造甘醴以怡神雖賢愚而
同好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居舊而彌新
經盛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啓醇酎

秋發長安春御樂浪夏設縹蟻萍布芬香酷烈垂嘉
稱於百代信人神之所悅故爲其酒也殊功絕倫三
事旣節五齊必均造釀以秋告成以春備味滋和體
淳色清宜御神志導氣養形遺憂消患適性順情於
是糾合同好以遨以遊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壘樽
於南楹酌奉觴以施流備鮮肴之締錯進時膳之珍
羞禮儀攸序是獻是酬咸得志以自足願棲遲於一
丘於是歡樂旣洽日薄西隅主稱湛露賓歌驪駒僕
夫整駕言旋其居乃憑軾以廻軌騁輕駟於通衢及

衡門以隱跡覽前聖之典謨感夏禹之防微悟儀氏
之見疏鑿往事而作誠罔非酒而惟愆哀秦穆之見
謬惜三良之殲賢嘉衛武之能悔著屢舞於初筵察
成敗於往古垂將來於茲篇

吳淑酒賦

若夫儀狄初制少康造始九投百品之精一宿三重
之美旣陰陽之相感亦吉凶之所起挹此思柔誦茲
反耻則有優韋曜而賜薜爲穆生而置醴定國數石
而精明鄭玄一斛而溫偉三日僕射百錢阮子陳諫

每唱於迴波養性亦澆於壘隗爾其樂茲在鎬挹此
如澠法鄭君之能釀憶劉伶之解醒山濤既聞於八
斗陸納才堪於二升陶侃則過限便止孔顛則彌月
不醒文舉嘲曹公之禁簡雍譏先主之刑伐木許許
醜酒有萸傾荒外之樽採海中之樹三雅既聞於劉
表百榼仍傳於子路賞鍾會之不拜美孟嘉之得趣
酌此中聖賜之上尊梁武之稱臧盾謝奕之通桓温
行朱虛之軍法醉丞相之後園或投醪而感義或舉
杯而殺人謝朓曾聞於指口管仲嘗愛其棄身飲之

孔偕樂此今夕營彼糟丘溺滋窟室子良持鎗以乍
進延之據鞍而自適旣營度于五齊亦均調乎六物
遺羊祜而弗疑折張昭而屢屈嘉皇甫之質厚鄙王
琨之儉嗇則有眠畢卓之甕入步兵之厨飲瀛洲之
玉膏提南岳之瓊酥亦聞醉裡遺冠甕頭加帽銀鍾
之寵思話縹膠之賜崔浩裴粲則勤以獻誠陰鏗則
仁而獲報逢括頸於消難見傾家之次道復聞孔羣
喻之糟肉孫朝積年麴封顯父之餞百壺唐堯之舉
千鍾豈顧季鷹之身後且醉高歡之手中應彼東風

醞茲狂藥冬釀兮夏成汾清兮鄴酌亦云王瞻三術
豐舒五罪漢有長樂之儀吳有釣臺之會一斗河東
之賜千日中山之醉蘇微爲之而成疾慶封爲之而
易內至若老羗之渴次公之狂倒山公之接羅脫相
如之鸚鵡故其成禮而弗繼以淫無量而不及於亂
唯公榮而不與獨崔暹而可勸禮成宴醞名稱聖賢
湛酒泉而在地瞻酒旗之麗天味兼百末價壘千錢
嘗美味於鄴湖酌不極於青田復聞敗見宋樽恠消
秦獄或以青州作號或以建康爲目名傳上頓味稱

美禱阮孚以金貂相換淵明以葛巾見漉亦云曲阿
既醜邯鄲被圍步白楊之野坐黃菊之籬高允敗德
以爲訓元忠坐酌而自怡或取陶陶之樂或矜抑抑
之儀及夫行車酌醴鳴鍾舉燧哺糟兮歆醕舉白兮
揚觶高昌滂林之貢西域蒲桃之味或以蟹螯俱執
或以彘肩並賜禮有生禍之語書著崇飲之旨邴原
有廢業之憂范泰述傷生之理苟忘濡首以戒將貽
腐脇之斃故三爵以退而百拜成禮所以喻之於兵
而譬之於水也

朱翼中北山酒經

昔先王誥庶邦庶士無蕪酒又曰祀茲酒言古之命
民作酒惟祀而已六藝有舟所以戒其覆六尊有壘
所以戒其淫陶侃劇飲亦自制其限後世以酒爲漿
不醉反耻豈知百藥之嘗黃帝所以治病邪大率晉
人嗜酒劉伶阮籍之徒尤不可一日無此要之甘放
自肆托於麴蘖以逃世網未必真得酒中趣耳古之
所謂得全於酒者正不如此是知狂藥自有妙理豈
徒澆其礪礪者邪五斗先生棄官而歸耕於東臯之

野浪遊醉鄉沒身不返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雖黃
帝華胥之遊殆未能過繇此觀之酒之境界豈餽醲
者所能與知哉儒學之士如韓愈者猶不足以知此
反悲醉鄉之徒爲不遇大哉酒之於世也禮天地事
鬼神鄉射之飲鹿鳴之歌賓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至
縉紳下逮閭里詩人墨客樵夫漁父無一可以缺此
投閒自放披襟露腹便然酣臥於江湖之上扶頭解
醒忽然而醒雖道術之士鍊陽錯陰饑腸如筋而熟
穀之液亦不去惟胡人禪律以此爲戒嗜酒者至於

濡首敗性失理傷生往往屏爵棄卮焚壘折榼終身
不復知其味者酒復何過哉平居無事汗尊斗酒發
狂蕩之思助江山之興亦未足以知麩蘖之力稻米
之功至於流離放逐秋聲暮雨朝登糟丘暮遊麩封
禦魑魅於烟嵐轉炎荒爲淨土酒之功力其近於道
邪與酒遊者警戒俱交於前而不知視窮泰順逆特
戲事耳彼饑餓其身焦勞其思牛衣發兒女之感澤
畔有可憐之色又烏足以議此哉鴟夷丈人以酒爲
名含垢受侮與世浮沈而彼騷人高自標致分別白

黑且不足以全身遠害猶以爲惟我獨醒善乎酒之
移人也慘舒陰陽平治險阻剛愎者薰然而慈仁懦
弱者感慨而激烈陵轢王公戲玩妻妾滑稽不窮斟
酌自如識量之高風味之嫩足以還澆薄而發猥瑣
豈獨此哉夙夜在公酌以大斗不醉無歸君臣相遇
播於聲詩亦未足以語太平之盛至於黎民休息日
用飲食祝史無求神具醉止斯可謂至德之世矣然
則伯倫之頌德樂天之論功蓋未必有以形容之夫
其道深遠非三酌不足以發其義其術精微非三昧

不足以善其事昔唐逸人追述焦革酒法立祀配享又采自古以來善酒者以爲譜雖其書脫落卑陋間者垂涎酣適之士口誦而心醉非酒之董狐其孰能知哉

清和先生傳

清和先生者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出於后稷氏有最著而實不忝其名者如中山宜城若下湓浦諸甘皆良子弟也惟一族居魯者不肖薄於行而無醞籍卒至齊秦稱怨而圍趙邯鄲其餘千室之邑百人之

聚皆有先生之族悉喜賓客所居冠蓋如雲號呶出入晝夜無節交易之利所在委積由是上疑其濁小人乘其間徑以賄入欲以逢上意一日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嘆曰清和先生今乃信爲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復從先生遊鄉黨賓友之會咸曰無甘公不樂旣至則一坐盡傾莫不往揖然其遇事多不能自持必待人斟酌而後行常自稱曰沽之哉沽之哉人或召之不擇貴賤至於擊瓶之智斗筭之量盧采來者從之如流

布衣寒士一與之遇溫於挾纊袁紹總兵於河朔使人召見先生先生與鄭康成俱至是時盛夏康成與先生高論竟日坐客竦然不覺盛暑之切肌先與人遊多隨其性能解人憂憤發其膽氣所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耶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桓彬李景儉之徒坐與先生遊而得罪者不可勝數性不喜釋氏而徒愛慕其道往往竊與先生處至於學道隱居士多托先生以自晦而與先生相得甚懽者至於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爲甘氏甘爲大族

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氏之後利其資率其
徒往俘於田而歸倔強不降者與降而不釋甲者皆
爲城旦春賴公孫杵臼仁愛審其輕重不盡殄其族
之陳倉子與麥民谷隣居其輕者獨爲白粲與鬼薪
忤已而逃於淳內又移於曲沃使曲沃之民悉化焉
曲沃之地近於甘古有扈之邑故先生之先以甘爲
氏始居於曹受封於荆及長叔度汪汪澄之不清撓
之不濁有醞籍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
夷清柳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

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遊
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牧童馬走及閭巷倡優
之口莫不美之以是名漸聞於天子天子一旦召見
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醇正可以鎮澆薄之俗
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自郊廟燕享祝祠之
禮先生無不首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卮子善
上皆禮之每召先生必以二子俱見上不爲疑或爲
之作樂盛饌以侍其懽甚至於頭汲杯按先生旣見
寵遇子孫支庶出爲郡國二千石者往往而是皆矜

伐過實多自旌其門以致過客其喜自標致如此其
破家敗產而不悔是以禮法之士疾之如讐如丞相
朱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常與
先生語又以其行旣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
之曰甘氏孽子始以詐得中以詐敗矣久之諫大夫
谷永上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久置在
右慮以虛聞廢事由是上疎斥之會徐邈稱先生爲
聖人上大怒遂斥邈而命有司以光祿大夫稱使先
生就封於楚非宗廟祭祀未常召見矣先生遂終于

所封而仕於郡國其後皆爲盛族先生有四子曰醜
曰醜曰醜曰醜皆醇厚過於其父甚遠諸孫以十數
稍稍薄德父風替矣初先生旣失寵其交遊多謝絕
惟吏部尚書畢卓北海相孔融薊城劉伯倫篤好如
舊融常上書極言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由此亦得
罪而伯倫又爲之頌頌與書世多有故不著今綴其
行事之要者著於篇

王績五斗先生傳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

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
常一飲五斗因以爲號焉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
天下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焉而來其動也
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
可見矣生何足養而嵇康著論途何爲窮而阮籍慟
哭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劉伶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
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

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持壺唯酒是務焉知其
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
奮袂揚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
方捧甕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籍糟無思無
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俯觀萬物擾擾焉
如江漢之浮萍二豪侍側焉知蠛蠓之與螟蛉

戴逵酒讚

余與三元琳集于露立亭臨觴撫琴有味乎二物之
間遂共爲之讚曰醇醪之興與理不乖古人旣陶至

樂乃開有客乘之隗若山頽自絕羣動耳隔迅雷萬
異既冥惟無有懷

庾闡斷酒戒

蓋神明智惠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用
也明智運於常性好惡安於自然吾固以窮智之害
性任欲之喪真也於是椎金壘碎玉椀破兕觥捐觚
瓚遺舉自廢引滿使巷無行榼家無停壺剖樽折杓
沈炭銷鑪屏神州之竹葉絕縹醪乎華都言未及盡
有一醉夫勃然作色曰蓋空桑珍味始於無情靈和

陶醞奇液特生聖賢所美百代同營故醴泉涌於上
世懸象煥乎列星斷蛇者以興霸折獄者以流聲是
以達人暢而不壅抑其小節而濟大通子獨區區檢
情自封無或口閉其味而心馳其聽者乎庾生曰爾
不聞先哲之言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
之欲也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故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是以惡迹止步滅影卽陰形情絕於所
託萬感無累乎心心靜則樂非外唱樂足則欲無所
淫唯味作戒其道彌深賓曰唯唯敬承德音

劉孝儀謝東宮賚酒啓

異五齊之甘非九醞之法屬車未曾載油囊不得酌
試儔仙樹葛玄泥首才比蒲桃孟他銜璧固知託之
養性妙解怡神擬彼聖人羞得連類

劉孝儀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歲暮不聊在陰卽慘惟斯二理總萃一時少府鬪猴
莫能致笑大夫落雉不足解顏忽值旆瀉椒芳壺開
玉液漢樽莫遇殷杯未逢方平醉而遁仙羲和耽而
廢職仰憑殊塗便申私飲未矚壘耻已觀幘岸傾耳

求音不聞霆擊澄神密眊豈覲山高愈疾消憂於斯
已驗遺榮忽賤卽事不欺醕酌之中猶知銘荷

孔融止曹公禁酒書

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齊
萬國非酒莫以也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
著旨酒之德堯非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
堪上聖樊噲解卮鴻門非彘肩卮酒無以奮其怒趙
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
斬白蛇無以揚其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

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決法令故酈生以高陽酒徒
著功於漢屈原以餽糟歎醕身困於楚猶是觀之酒
何負於治哉

朱异田飲引

卜田宇兮京之陽面清洛兮背修邛屬風林之蕭瑟
值寒野之蒼茫鵬紛紛而聚散鴻冥冥而遠逝酒沈
今俱發雲沸兮波揚豈味薄於東魯鄙密而南湘
於是客有不速朋自遠方臨清池而滌器闢山牖而
飛觴促膝兮道故久要兮不忘聞談希夷之理或賦

酒檄

卷之四

四十一

連翩之章